

孙子兵法
六韬·三略

孙子兵法

六韬·三略

PDG

目 录

十一家注孙子卷上	(1)
计 篇	(1)
作战篇	(19)
谋攻篇	(29)
形 篇	(47)
十一家注孙子卷中	(57)
势 篇	(57)
虚实篇	(71)
军争篇	(90)
九变篇	(114)
行军篇	(124)
十一家注孙子卷下	(142)
地形篇	(142)
九地篇	(153)
火攻篇	(181)
用间篇	(188)
孙子本传	(201)
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	(203)
荥阳郑有贤撰	(203)



十一家注孙子卷上

计 篇

曹操曰：计者，选将、量敌、度地、料卒、远近、险易，计于庙堂也。●李筌曰：计者，兵之上也。《太一遁甲》先以计，神加德宫，以断主客成败。故孙子论兵，亦以计为篇首。●杜牧曰：计，算也。曰：计算何事？曰：下之五事，所谓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也。于庙堂之上，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，然后定胜负；胜负既定，然后兴师动众。用兵之道，莫先此五事，故著为篇首耳。●王皙曰：计者，谓计主将、天地、法令、兵众、士卒、赏罚也。张预曰：管子曰：“计先定于内，而后兵出境。”故用兵之道，以计为首也。或曰：兵贵临敌制宜，曹公谓计于庙堂者，何也？曰：将之贤愚，敌之强弱，地之远近，兵之众寡，安得不先计之？及乎两军相临，变动相应，则在于将之所裁，非可以踰度也。

孙子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杜牧曰：《传》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●张预曰：国之安危在兵。故讲武练兵，实先务也。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李筌曰：兵者凶器，死生存亡系于此矣，是以重之，恐人轻行者也。●杜牧曰：国之存亡，人之死生，皆由于兵，故须审察也。●贾林曰：地，犹所也，亦

谓陈师、振旅、战陈之地。得其利则生，失其便则死，故曰死生之地。道者，权机立胜之道。得之则存，失之则亡，故曰不可不察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有存道者，辅而固之；有亡道者，推而亡之。”●梅尧臣曰：地有死生之势，战有存亡之道。●王皙曰：兵举，则死生存亡系之。●张预曰：民之死生兆于此，则国之存亡见于彼。然死生曰地、存亡曰道者，以死生在胜负之地，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，得不重慎审察乎？

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：曹操曰：谓下五事七计，求彼我之情也。●李筌曰：谓下五事也。校，量也。量计远近，而求物情以应敌。●杜牧曰：经者，经度也。五者，即下所谓五事也。校者，校量也。计者，即篇首计算也。索者，搜索也。情者，彼我之情也。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，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，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。●贾林曰：“校量彼我之计谋，搜索两军之情实，则长短可知，胜负易见。”●梅尧臣曰：经纪五事，校定计利。●王皙曰：经，常也，又经纬也。计者，谓下七计。索，尽也。兵之大经，不出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耳。就而校之以七计，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。●张预曰：经，经纬也。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，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，探索胜负之情状。一曰道，张预曰：恩信使民。二曰天，张预曰：上顺天时。三曰地，张预曰：下知地利。四曰将，张预曰：委任贤能。五曰法。杜牧曰：此之谓五事也。●王皙曰：此经之五事也。夫用兵之道，人和为本，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。三者具，然后议举兵。兵举必须将能，将能然后法修。孙子所次，此之谓矣。●张预曰：节制严明。夫将与法，在五事之末者，凡举兵伐罪，庙堂之上，先察恩信之厚薄，后度天时之逆顺，次审地形之险易，三者已熟，然后命将征之。兵既出境，则法令一从于将。此其次序也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张预曰：以恩信道义抚众，则三军一心，乐为其用。《易》曰：“悦以犯难，民忘其

死。”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。曹操曰：谓道之以教令。危者，危疑也。●李筌曰：危，亡也。以道理众，人自化之，得其同用，何亡之有？●杜牧曰：道者，仁义也。李斯问兵于荀卿，答曰：“彼仁义者，所以修政者也。政修则民亲其上，乐其君，轻为之死。”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：“百将一心，三军同力。臣之于君也，下之于上也，若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。”如此，始可令与上下同意，死生同致，不畏惧于危疑也，●陈睥注同杜牧。●孟氏曰：一作“人不疑”，谓始终无二志也；一作“人不危”。道，谓道之以政令，齐之以礼教，故能化服士民，与上下同心也。故用兵之妙，以权术为道。大道废而有法，法废而有权，权废而有势，势废而有术，术废而有数。大道沦替，人情讹伪，非以权数而取之，则不得其欲也。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，共爱憎，一利害，故人心归于德，得人之力，无私之至也。故百万之众其心如一，可与俱同死力动，而不至危亡也。臣之于君，下之于上，若子之事父，弟之事兄，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。如此，始可与上同意，死生同致，不畏惧于危疑。●贾林曰：将能以道为心，与人同利共患，则士卒服，自然心与上者同也。使士卒怀我如父母，视敌如仇讎者，非道不能也。黄石公云：“得道者昌，失道者亡。”●杜佑曰：谓导之以政令，齐之以礼教也。危者，疑也。上有仁施，下能致命也。故与处存亡之难，不畏倾危之败。若晋阳之围，沉灶产蛙，人无叛疑心矣。●梅尧臣曰：危，戾也。主有道，则政教行；人心同，则危戾去。故主安与安，主危与危。●王皙曰：道，谓主有道，能得民心也。夫得民之心者，所以得死力也；得死力者，所以济患难也。《易》曰：“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”如是，则安畏危难之事乎？●张预曰：危，疑也。士卒感恩，死生存亡，与上同之，决然无所疑惧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曹操曰：顺天行诛，因阴阳四时之制。故《司马法》曰：“冬夏

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也。”●李筌曰：应天顺人，因时制敌。●杜牧曰：阴阳者，五行、刑德、向背之类是也。今五纬行止，最可据验；巫咸、甘氏、石氏、唐蒙、史墨、梓慎、裨灶之徒，皆有著述，咸称秘奥，察其指归，皆本人人事。《准星经》曰：“岁星所在之分，不可攻，攻之反受其殃也。”《左传》：昭三十二年夏，吴伐越，始用师于越，史墨曰：“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吴乎？越得岁而吴伐之，必受其凶。”注曰：“存亡之数，不过三纪，岁星（“星”原作“月”，据孙本改）三周三十六岁，故曰不及四十年也。”此年岁在星纪，星纪吴（“吴”原作“其”，据谈本改）分也。岁星所在，其国有福，吴先用兵，故反受其殃。哀二十二年，越灭吴，至此三十八岁也。李淳风曰：“天下诛秦，岁星聚于东井。秦政暴虐，失岁星仁和之理，违岁星恭肃之道，拒谏信谗，是故胡亥终于灭亡。”复曰：“岁星清明润泽，所在之国分大吉。尹令合于时，则岁星光喜，年丰人安；君尚暴虐，令人不便，则岁星色芒角而怒，则兵起。”由此言之，岁星所在，或有福德，或有灾祥，岂不皆本于人事乎？夫吴越之君，德均势敌，阖闾兴师，志于吞灭，非为拯民，故岁星福越而祸吴。秦之残酷，天下诛之，上合天意，故岁星祸秦而祚汉。荧惑，罚星也。宋景公出一善言，荧惑退移三舍，而延二十七年。以此推之，岁为善星，不福无道；火为罚星，不罚有德。举此二者，其他可知。况所临之分，随其政化之善恶，各变其本色芒角大小，随为祸福，各随时而占之。淳风曰：“夫形器著于下，精象系于上。”近取之身，耳目为肝肾之用，鼻口实心腹所资，彼此影响，岂不然欤？《易》曰：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”盖本于人事而已矣。刑德向背之说，尤不足信。夫刑德天官之陈，背水陈者为绝纪，向山坂陈者为废军。武王伐纣，背济水向山坂而陈，以二万二千五百人，击纣之亿万而灭之。今可目睹者，国家自元和已后（“后”原无，据孙本补）至今，三十年间，凡四伐赵寇

昭义军，加以数道之众，常号十万，围之临城县。攻其南不拔，攻其北不拔，攻其东不拔，攻其西不拔。其四度围之，通有十岁，十岁之内，东西南北，岂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？其不拔者，岂不曰城坚、池深、粮多、人一哉？复以往事验之，秦累世战胜，竟灭六国，岂天道二百年间常在乾方，福德常居鹤首？岂不曰穆公已还，卑身趋士，务耕战，明法令而致之乎？故梁惠王问尉繚子曰：“黄帝有刑德，可以百战百胜，其有之乎？”尉繚子曰：“不然。黄帝所谓刑德者，刑以伐之，德以守之，非世之所谓刑德也。夫举贤用能者，不时日而利；明法审令者，不卜筮而吉；贵功养劳者，不祷祠而福。”周武王伐纣，师次于汜水共头山，风雨疾雷，鼓旗毁折，王之驂乘惶惧欲死。太公曰：“夫用兵者，顺天道未必吉，逆之未必凶。若失人事，则三军败亡。且天道鬼神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故智者不法，愚者拘之。若乃好贤而任能，举事而得时，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，不假卜筮而事吉，不待祷祠而福从。”遂命驱之前进。周公曰：“今时逆太岁，龟灼言凶，卜筮不吉，星凶为灾，请还师。”太公怒曰：“今纣剖比干，囚箕子，以飞廉为政，伐之有何不可？枯草朽骨安可知乎？”乃焚龟折蓍，率众先涉，武王从之，遂灭纣。宋高祖围慕容超于广固，将攻城，诸将咸谏曰：“今往亡之日，兵家所忌。”高祖曰：“我往彼亡，吉孰大焉！”乃命悉登，遂克广固。后魏太祖武帝讨后燕慕容麟，甲子晦日进军，太史令晁崇奏曰：“昔纣以甲子日亡。”帝曰：“周武岂不以甲子日胜乎？”崇无以对。遂战，破之。后魏太武帝征夏赫连昌于统万城，师次城下，昌鼓噪而前。会有风雨从贼后来，太史进曰：“天不助人，将士饥渴，愿且避之。”崔浩曰：“千里制胜一日，岂得变易？风道在人，岂有常也！”帝从之。昌军大败。或曰：如此者，阴阳向背，定不足信，孙子叙之，何也？答曰：夫暴君昏王，或为一宝一马，则必残人逞志，非以天道鬼神，谁能制止？故孙子叙之，盖有深

旨。寒暑时气，节制其行止也。周瑜为孙权数曹公四败，一曰“今盛寒，马无藁草，驱中国士众，远涉江湖，不习水土，必生疾病，此用兵之忌也”。寒暑同归于天时，故联以叙之也。●孟氏曰：兵者，法天运也。阴阳者，刚柔盈缩也。用阴则沉虚固静，用阳则轻捷猛厉；后则用阴，先则用阳；阴无蔽也，阳无察也。阴阳之象无定形，故兵法天。天有寒暑，兵有生杀；天则应杀而制物，兵则应机而制形。故曰天也。●贾林曰：读时制为时气，谓从其善时，占其气候之利气。●杜佑曰：谓顺天行诛，因阴阳四时刚柔之制。●梅免臣曰：兵必参天道，顺气候，以时制之，所谓制也。《司马法》曰：“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也。”●王皙曰：谓阴阳，总天道、五行、四时、风云、气象也，善消息之，以助军胜。然非异人特授其诀，则末由也。若黄石授书张良，乃太公《兵法》是也。意者岂天机神密，非常人所得知耶？其诸十数家纷纭，抑未足以取审矣。寒暑，若吴起云疾风、大寒、盛夏、炎热之类。时制，因时利害而制宜也。范蠡云，“天时不作，弗为人客”是也。●张预曰：夫阴阳者，非孤虚向背之谓也。盖兵自有阴阳耳。范蠡曰：“后则用阴，先则用阳；尽敌阳节，盈吾阴节而夺之。”又云：“设右为牝，益左为牡，早晏以顺天道。”李卫公解曰：“左右者，人之阴阳。早晏者，天之阴阳。奇正者，天人相变之阴阳。”此皆言兵自有阴阳刚柔之用，非天官日时之阴阳也。今观尉缭子《天官》之篇，则义最明矣。《太白阴经》亦有《天无阴阳》之篇，皆著为卷首，欲以决世人之惑也。太公曰：“圣人欲止后世之乱，故作为谟书，以寄胜于天道，无益于兵也。”是亦然矣。唐太宗亦曰：“凶器无基于兵。行兵苟便于人事，岂以避忌为疑为。”寒暑者，谓冬夏兴师也。汉征匈奴，士多堕指；马援征蛮，卒多疫死。皆冬夏兴师故也。时制者，谓顺天时而制征讨也。《太白阴经》言，天时者，乃水旱、蝗雹、荒乱之天时，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

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曹操曰：言以九地，形势不同，因时制利也。论在《九地篇》中。●李筌曰：得形势之地，有死生之势。●梅尧臣曰：知形势之利害。●张预曰：凡用兵，贵先知地形。知远近，则能为迂直之计；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，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，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曹操曰：将宜五德备也。●李筌曰：此五者为将之德，故师有丈人之称也。●杜牧曰：先王之道以仁为首，兵家者流用智为先。盖智者，能机权、识变通也；信者，使人不惑于刑赏也；仁者，爱人悯物，知勤劳也；勇者，决胜乘势，不逡巡也；严者，以威刑肃三军也。楚申包胥使于越，越王勾践将伐吴，问战焉。夫战，智为始，仁次之，勇次之。不智，则不能知民之极，无以谄度天下之众寡；不仁，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；不勇，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。●贾林曰：专任智则贼，偏施仁则懦，固守信则愚，恃勇力则暴，令过严则残。五者兼备，各适其用，则可为将帅。●梅尧臣曰：智能发谋，信能赏罚，仁能附众，勇能果断，严能立威。●王皙曰：智者，先见而不惑，能谋虑，通权变也；信者，号令一也；仁者，惠抚惻隐，得人心也；勇者，徇义不惧，能果毅也；严者，以威严肃众心也。五者相须，阙一不可。故曹公曰：将宜五德备也。●何氏曰：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；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；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；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；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。全此五才，将之体也。●张预曰：智不可乱，信不可欺，仁不可暴，勇不可惧，严不可犯。五德皆备，然后可以为大将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曹操曰：部曲、旛帜、金鼓之制也。官者，百官之分也。道者，粮路也。主者，主军费用也。●李筌曰：曲，部曲也。制，节度也。官，爵赏也。道，路也。主，掌也。用者，军资用地。皆师之常法，而将所治也。●杜牧曰：曲者，部曲队伍有分画也。制者，金鼓旌旗有节制也。官者，偏裨校列，各有官司也。

道者，营陈开阖，各有道径也。主者，管库厮养，职守主张其事也。用者，车马器械，三军须用之物也。荀卿曰：“械用有数。”夫兵者，以食为本，须先计粮道，然后兴师。●梅尧臣曰：曲制，部曲队伍，分画必有制也。官道，裨校首长，统率必有道也。主用，主军之资粮百物，必有用度也。●王皙曰：曲者，卒伍之属。制者，节制其行列进退也。官者，群吏偏裨也。道者，军行及所舍也。主者，主守其事用者。凡军之用，谓輜重粮积之属。●张预曰：曲，部曲也。制，节制也。官，谓分偏裨之任。道，谓利粮饷之路。主者，职掌军资之人。用者，计度费用之物。六者用兵之要，宜处置有其法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，张预曰：已上五事，人人同闻，但深晓变极之理则胜，不然则败。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，曹操曰：同闻五者，将如其变极，即胜也。索其情者，胜负之情。●杜牧曰：谓上五事，将欲闻知，校量计算彼我之优劣，然后搜索其情状，乃能必胜，不尔则败。●贾林曰：《书》云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难。”●王皙曰：当尽知也。言虽周知五事，待七计以尽其情也。●张预曰：上已陈五事，自此而下，方考校彼我之得失，探索胜负之情状也。曰：主孰有道？曹操曰：道德智能。●李筌曰：孰，实也。有道之主，必有智能之将。范增辞楚，陈平归汉，即其义也。●杜牧曰：孰，谁也。言我与敌人之主，谁能远佞亲贤，任人不疑也。●杜佑曰：主，君也。道，道德也。必先考校两国之君，谁知谁否也。若荀息料虞公贪而好宝，宫之奇儒而不能强谏是也。●梅尧臣曰：谁能得人心也。●王皙曰：若韩信言项王匹夫之勇，妇人之仁，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；谓汉王入武关，秋毫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。●何氏曰：《书》曰：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。”抚虐之政，孰有之也。●张预曰：先校二国之君，谁与恩信之道，即上所谓令与上同意者之道也。若淮阴料项王仁勇过高祖，而不赏有功，为妇人之

仁，亦是也。将孰有能？杜牧曰：将孰有能者，上所谓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●梅尧臣同杜牧注。●王皙曰：若汉王问魏大将柏直，曰“是口尚乳臭，不能当韩信”之类是也。●张预曰：察彼我之将，谁有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之能。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。天地孰得？曹操、李筌并曰：天时、地利。●杜牧曰：天者，上所谓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上所谓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●杜佑曰：视两军所据，知谁得天时地利。梅尧臣曰：稽合天时，审察地利。●王皙同杜牧注。●张预曰：观两军所举，谁得天时地利。若魏武帝盛冬伐吴，慕容超不据大岷，则失天时地利者也。法令孰行？曹操曰：设而不犯，犯而必诛。●杜牧曰：县法设禁，贵贱如一，魏绛戮仆、曹公断发是也。●杜佑曰：发号出令，校孰下不敢犯。●梅尧臣曰：齐众以法，一众以令。●王皙曰：孰能法明令便，人听而从？●张预曰：魏绛戮扬干，穰苴斩庄贾，吕蒙诛乡人，卧龙刑马谡，兹所谓设而不犯，犯而必诛，谁为如此？兵众孰强？杜牧曰：上下和同勇于战为强；卒众丰多为强。●梅尧臣曰：内和外附。●王皙曰：强弱足以相形（“形”原作“刑”，据孙本改）而知。●张预曰：车坚马良，士勇兵利，闻鼓而喜，闻金而怒，谁者为然？士卒孰练？杜牧曰：辨旌旗，审金鼓，明开合，知进退，闲驰逐，便弓矢，习击刺也。●杜佑曰：知谁兵器强利、士卒简练者。故王子曰：“士不素习，当陈惶惑；将不素习，临陈闾变。”●梅尧臣曰：车骑闲习，孰国精粗？●王皙曰：孰训之精？●何氏曰：勇怯强弱，岂能一概？●张预曰：离合聚散之法，坐作进退之令，谁素闲习？赏罚孰明？杜牧曰：赏不僭，刑不滥。●杜佑曰：赏善罚恶，知谁分明者。故王子曰：“赏无度，则费而无恩；罚无度，则戮而无威。”●梅尧臣曰：赏有功，罚有罪。●王皙曰：孰能赏必当功，罚必称情？●张预曰：当赏者，虽亿怨必录；当罚者，虽父子不舍。又《司马法》曰：“赏不逾时，罚

不迁列。”于谁为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曹操曰：以七事计之，知胜负矣。●贾林曰：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取，则胜败可见。●梅尧臣曰：能索其情，则知胜负。●张预曰：七事俱优，则未战而先胜，七事俱劣，则未战而先败。故胜负可预知也。

将听吾计，用之必胜，留之；将不听吾计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曹操曰：不能定计，则退而去也。●杜牧曰：若彼自备护，不从我计，形势均等，无以相加，用战必败，引而去之，故《春秋传》曰：允当则归也。●陈皞曰：孙武以书干阖闾曰：“听用吾计策，必能胜敌，我当留之不去；不听吾计策，必当负败，我去之不留。”以此感动阖闾，庶必见用。故阖闾曰：“子之十三篇，寡人尽观之矣。”其时阖闾行军用师，多自为将，故不言主而言将也。●孟氏曰：将，裨将也。听吾计画而胜，则留之；违吾计画而败，则除去之。●梅尧臣曰：武以十三篇干吴王阖闾，故首篇以此辞动之。谓王将听我计而用战必胜，我当留此也；王将不听我计而用战必败，我当去此也。●王皙曰：将，行也。用，谓用兵耳。言行听吾此计，用兵则必胜，我当留；行不听吾此计，用兵则必败，我当去也。●张预曰：将，辞也。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，而用兵则必胜，我乃留此矣；将不听吾所陈之计，而用兵则必败，我乃去之他国矣。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。

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；曹操曰：常法之外也。●李筌曰：计利既定，乃乘形势之势也。佐其外者，常法之外也。●杜牧曰：计算利害，是军事根本。利害已见听用，然后于常法之外，更求兵势，以助佐其事也。●贾林曰：计其利，听其谋，得敌之情，我乃设奇谲之势以动之。外者，或傍攻，或后蹶，以佐正陈。●梅尧臣曰：定计于内，为势于外，以助成胜。●王皙曰：吾计之利已听，复当知应变，以佐其外。●张预曰：孙子又谓吾所计之利，若已听从，则我当复为兵势，以佐助其事于外。盖兵之常法，即可明言于人；兵之利势，须因敌而为。势者，因



利而制权也。曹操曰：制由权也，权因事制也。●李筌曰：谋因事势。●杜牧曰：自此便言常法之外。势：夫势者，不可先见，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，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，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。●梅尧臣曰：因利行权以制之。●王皙曰：势者，乘其变者也。●张预曰：所谓势者，须因事之利，制为权谋，以胜敌耳，故不能先言也。自此而后，略言权变。

兵者，诡道也。曹操曰：兵无常形，以诡诈为道。●李筌曰：军不厌诈。●梅尧臣曰：非谲不可以行权，非权不可以制敌。●王皙曰：诡者，所以求胜敌，御众必以信也。●张预曰：用兵虽本于仁义，然其取胜必在诡诈。故曳柴扬尘，栎枝之谲也；万弩齐发，孙臆之奇也；千牛俱奔，田单之权也；囊沙壅水，淮阴之诈也。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张预曰：实强而示之弱，实勇而示之怯，李牧败匈奴、孙臆斩庞涓之类也。用而示之不用，李筌曰：言已实用师，外示之怯也。汉将陈豨反，连兵匈奴，高祖遣使十辈视之，皆言可击。复遣娄敬，报曰：“匈奴不可击。”上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两国相制，宜矜夸其长。今臣往，徒见羸老。此必能而未之不能，臣以为不可击也。”高祖怒曰：“齐虏以口舌得官，今妄沮吾众！”械娄敬于广武，以三十万众至白登，高祖为匈奴所围，七日乏食。此师外示之以怯之义也。●杜牧曰：此乃诡诈藏形。夫形也者，不可使见于敌；敌人见形，必有应。《传》曰：“鸷鸟将击，必藏其形。”如匈奴示羸老于汉使之义也。●杜佑曰：言已实能、用，外示之以不能、不用，使敌不我备也。若孙臆减灶而制庞涓。●王皙曰：强示弱，勇示怯，治示乱，实示虚，智示愚，众示寡，进示退，速示迟，取示舍，彼示此。●何氏曰：能而示之不能者，如单于羸师诱高祖，围于平城是也。用而示之不用者，如李牧按兵于云中，大败匈奴是也。●张预曰：欲战而示之退，欲速而未之缓，班超击莎车、赵奢破秦军之类也。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

近。李筌曰：令敌失备也。汉将韩信房魏王豹，初陈舟欲渡临晋，乃潜师浮木罌，从夏阳袭安邑，而魏失备也。耿晷之征张举，亦先攻临淄，皆示远势也。●杜牧曰：欲近袭敌，必示以远去之形；欲远袭敌，必示以近进之形。韩信盛兵临晋，而渡于夏阳，此乃示以近形而远袭敌也。后汉末，曹公袁绍相持官渡，绍遣将郭图、淳于琼、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。绍引兵至黎阳，将渡河。曹公北救延津，荀攸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分兵势乃可。公致兵延津将欲渡，兵向其后，绍必西应之，然后轻兵袭白马，掩其不备，颜良可擒。”公从之。绍闻兵渡，即留，分兵西应之。公乃引军行趋白马，未至十余里，良大惊来战。使张辽、关羽前进击破，斩颜良，解白马围。此乃示以远形而近袭敌也。●贾林曰：去就在我，敌何由知。●杜佑曰：欲近而设其远也，欲远而设其近也。诳耀敌军，示之以远，本从其近，若韩信之袭安邑。●梅尧臣曰：使其不能瞋。●王皙同上注。●何氏曰：远而示之近者，韩信陈舟临晋，而渡夏阳是也。近而示之远者，晋侯伐虢，假道于虞是也。●张预曰：欲近袭之，反示以远，吴与越夹水相距，越为左右句卒，相去各五里，夜争鸣鼓而进，吴人分以御之，越乃潜涉，当吴中军而袭之，吴大败是也。欲远攻之，反示以近，韩信陈兵临晋，而渡于夏阳是也。利而诱之，杜牧曰：赵将李牧，大纵畜牧人众满野，匈奴小入（“入”原作“人”，据孙本改），佯北不胜，以数千人委之。单于闻之，大喜，率众大至。牧多为奇陈，左右夹击，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也。●贾林曰：以利动之，动而有形，我所以因形制胜也。●梅尧臣曰：彼贪利，则以货诱之。●何氏曰：利而诱之者，如赤眉委辎重而饵邓禹是也。●张预曰：示以小利，诱而克之，若楚人伐绞，莫敖曰：“绞小而轻，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。”于是绞人获楚三十人。明日，绞人争出，驱楚役徒于山中，楚人设伏兵于山下，而大败之是也。乱而取之，李筌曰：敌贪利，必乱也。秦王

姚兴征秃发傉檀，悉驱部内牛羊，散放于野，纵秦人虏掠。秦入得利，既无行列，傉檀阴分十将，掩而击之，大败秦人，斩首七千余级。乱而取之之义也。●杜牧曰：敌有昏乱，可以乘而取之。《传》曰：“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，武之善经也。”●贾林曰：我令奸智乱之，候乱而取之也。●梅尧臣曰：彼乱，则乘而取之。●王皙曰：乱，谓无节制。取，言易也。●张预曰：诈为纷乱，诱而取之。若吴越相攻，吴以罪人三千，示不整以诱越，罪人或奔或止，越人争之，为吴所败是也。言敌乱而后取者非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凡书取者，言易也，鲁师取郟是也。实而备之，曹操曰：敌治实，须备之也。●李筌曰：备敌之实。蜀将关羽，欲围魏之樊城，惧吴将吕蒙袭其后，乃多留备兵守荆州。蒙阴知其旨，遂诈之以疾。羽乃撤去备兵，遂为蒙所取，而荆州没吴，则其义也。●杜牧曰：对垒相持，不论虚实，常须为备。此言居常无事，邻封接壤，敌若修政治实，上下相爱，赏罚明信，士卒精练，即须备之，不待交兵然后为备也。●陈皞曰：敌若不动完实，我当谨备，亦自实以备敌也。●梅尧臣曰：彼实则不可不备。●王皙曰：彼将有以击吾之不备也。●何氏曰：彼敌但见其实，而未见其虚之形，则当蓄力而备之也。●张预曰：《经》曰：“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”有余，则实也；不足，则虚也。言敌人兵势既实，则我当为不可胜之计以待之，勿轻举也。李靖《军镜》曰：“观其虚则进，见其实则止。”强而避之，曹操曰：避其所长也。●李筌曰：量力也。楚子伐随，随之臣季梁曰：“楚人上左，君必左，无与王遇，且攻其右，右无良焉，必败。偏败，众乃携矣。”少师曰：“不当王，非敌也。”不从。随师败绩，随侯逸。攻强之败也。●杜牧曰：逃避所长。言敌人乘兵强气锐，则当须且回避之，待其衰懈，候其间隙而击之。晋末，岭南贼卢循、徐道覆乘虚袭建邺，刘裕御之，曰：“贼若新亭直上，且当避之；回泊蔡洲，乃成擒耳。”徐道覆欲焚舟直上，循以为不可，

乃泊于蔡洲，竟以败灭。●贾林曰：以弱制强，理须待变。●杜佑曰：彼府库充实，士卒锐盛，则当退避以伺其虚懈，观变而应之。●梅尧臣曰：彼强，则我当避其锐。●王皙曰：敌兵精锐，我势寡弱，则须退避。●张预曰：《经》曰：“无邀正正之旗，无击堂堂之陈。”言敌人行陈修整，节制严明，则我当避之，不可轻肆也。若秦晋相攻，交绥而退，盖各防其失败也。怒而挠之，曹操曰：待其衰懈也。●李筌曰：将之多怒者，权必易乱，性不坚也。汉相陈平谋挠楚，权以太牢具进楚使，惊曰：“是亚父使邪？乃项王使邪？”此怒而（“而”原无，据孙本补）挠之者也。●杜牧曰：大将刚戾者，可激之令怒，则逞志快意，志气挠乱，不顾本谋也。●孟氏曰：敌人盛怒，当屈扰之。●梅尧臣曰：彼褊急易怒，则挠之，使愤激轻战。●王皙曰：敌持重，则激怒以挠之。●何氏曰：怒而挠之者，汉兵击曹咎于汜水是也。●张预曰：彼性刚忿，则辱之令怒，志气挠惑，则不谋而轻进。若晋人执宛春以怒楚是也。尉繚子曰：“宽不可激而怒。”言性宽者，则不可激怒而致之也。卑而骄之，李筌曰：币重而言甘，其志不小。后赵石勒称臣于王浚，左右欲击之，浚曰：“石公来，欲奉我耳。敢言击者斩！”设飧礼以待之。勒乃驱牛羊数万头，声言上礼，实以填诸街巷，使浚兵不得发。乃入薊城，擒浚于厅，斩之而并燕。卑而骄之，则其义也。●杜牧曰：秦末，匈奴冒顿初立，东胡强，使使谓冒顿曰：“欲得头曼时千里马。”冒顿以问群臣，群臣皆曰：“千里马，国之宝，勿与。”冒顿曰：“奈何与人邻国，爱一马乎！”遂与之。居顷之，东胡使使来，曰：“愿得单于一阏氏。”冒顿问群臣，皆怒曰：“东胡无道，乃求阏氏，请击之。”冒顿之：“与人邻国，爱一女子乎！”与之。居顷之，东胡复曰：“匈奴有弃地千里，吾欲有之。”冒顿问群臣，群臣皆曰：“与之亦可，不与亦可。”冒顿大怒曰：“地者，国之本也。本何可与！”诸言与者皆斩之。冒顿上马，令国中有后者斩，东袭东

胡。东胡轻冒顿，不为之备，冒顿击灭之。冒顿遂西击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、河南，北侵燕、代，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也。●陈皞曰：所欲必无所顾忌，子女以惑其心，玉帛以骄其志，范蠡、郑武之谋也。●杜佑曰：彼其举国兴师，怒而欲进，则当外示屈挠，以高其志，俟情归，要而击之。故王子曰：“善用法者，如狸之与鼠，力之与智，示之犹卑，静而下之。”●梅尧臣曰：示以卑弱，以骄其心。●王皙曰：示卑弱以骄之，彼不虞我，而击其间。●张预曰：或卑辞厚赂，或羸师佯北，皆所以令其骄怠。吴子伐齐，越子率众而朝，王及列士皆有赂。吴人皆喜，惟子胥惧，曰：“是秦吴也！”后果为越所灭。楚伐庸，七遇皆北。庸人曰：“楚不足与战矣！”遂不设备。楚子乃为二队以伐之，遂灭庸。皆其义也。佚而劳之，一本作“引而劳之”。●曹操曰：以利劳之。●李筌曰：敌佚而我劳之者，善功也。吴伐楚，公子光问计于伍子胥，子胥曰：“可为三师以肆焉。我一师至，彼必尽众而出；彼出我归。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误之，然后三师以继之，必大克。”从之。楚于是开始病吴矣。●杜牧曰：吴公子光问伐楚于伍员，员曰：“可为三军以肆焉。我一师至，彼必尽出；彼出则归。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误之，然后三师以继之，必大克。”从之。于是子重一岁七奔命，于是乎始病吴，终于郢。后汉末，曹公既破刘备，备奔袁绍，引兵欲与曹公战。别驾田丰曰：“操善用兵，未可轻举，不如以久持之。将军据山河之固，有四州之地，外结英豪，内修农战，然后拣其精锐，分为奇兵，乘虚迭出，以扰河南。救右则击其左，救左则击其右，使敌疲于奔命，人不安业，我未劳而彼已困矣。不及三年，可坐克也。今释庙胜之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战，悔无及也！”绍不从，故败。●梅尧臣曰：以我之佚，待彼之劳。●王皙曰：多奇兵也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救左则右，救右则左，所以罢劳之也。●何氏曰：孙子有治力之法，以佚而待劳。故论敌佚，我宜多方以